

第三回 見美色雲福行兇 遇強梁秀霞全節

詩曰：

多露常嚴敢潰防，何來強暴忍相戕。
應憐玉碎花飛處，禍血還愁禍北堂。

且說胡雲福送唐玉龍回山後跨馬入城，經過朱家莊，驀見一女娘年才及笄，雖裙布荊飾，但卻雅淡風流。那女子見雲福目不轉睛，即逡巡閉門避去。雲福在馬上神魂稍定，叫家人暗志門首。驅馬回府，回覆父命。即命家人暗暗查問前看女娘何姓？何名？可有父兄？可曾婚配？家人領命不一時打探明白，回報公子：此女娘姓朱名秀霞，父親朱百容在城裡做豬肉店生理，長兄朱能素有大才，本年新進鬻官，後移文就武，教習拳棒，手下教習徒弟百餘。父子日夜俱不在家，只有母馮氏相伴。未曾婚配。

公子聞說大喜，即命心腹家人胡成帶白金二百往豬肉店與朱百容說親。

胡成領命至店，朱百容在櫃面相迎，便問：「足下高姓大名，光臨小店有何貴事？」胡成道：「在下胡成，現在駙馬府為親隨，奉三公子之命有事拜求。足下你就是朱百容叔台否？」百容道：「不敢，在下便是。有何鈞諭？請道其詳。」胡成道：「我家公子素仰令愛，德比孟光，貌逾西子，意欲納為偏寵，特令小人送聘金二百，望乞笑納。懇賜庚書，待小人復命。」百容當下沉吟，便道：「公子過愛本當從命，奈小女貌鄙不堪，箕帚況屬許人，不敢如命，煩管家善覆公子，幸甚？幸甚？」

胡成道：「足下何必飭詞，公子稔聞令愛尚未婚配，是以著小人說親，足下如此推搪，豈駙馬少爺不堪匹配麼？」百容道：「不是此說，小女實實已許人家，斷難從命。管家請回，在下生意臨門，不能久於陪奉，恕罪！恕罪！」說罷即起身往肉台去。胡成怒道：「你如此刁難，回去稟知公子，怕你大禍臨頭，火燃眉睫，那時方知今日之錯。」說罷，怒氣衝衝不別而去。

百容見此光景，連忙歸家把馮氏母女二人著實訓誨一番，囑他閉戶藏英，不可挨門憑壁，恐招強暴之辱，致貽多露之羞。囑罷，即回店去。

且說胡成回府，直把百容卻親之事訴明公子。雲福即時怒氣衝冠，說：「可惡狗才，如此刁難，我看你女日後嫁與誰家？吾不弄得你家散人亡，不算公子手段。」胡成道：「公子不必動氣，明日再過朱家莊，務必搶他女兒回來，看他允親不允。」雲福道：「你說得是，遲日再擺佈他。」

不覺過了數天，是日八月初三，乃襄陽縣知縣生日。這知縣姓雷名象星，乃浙江人氏，與雲福乃連衿之親。是日雲福奉父命帶齊禮物，往縣衙恭賀。

縣官擺酒相待，留連至夜，飲到初更告別，大醉上馬。數個家人擁扶而去。

雲福經過朱家莊，猛然觸起，連忙下馬命家人叩門。裡面馮氏聞得忙問是誰？家人道：「是胡三公子在縣衙飲醉路經過此，酒渴求茶，特來借飲，奉回茶錢。」馮氏在裡面應道：「寒舍並無男人，昏夜之間不便接見。請公子過別家罷。」胡成喝道：「可惡老虔婆，公子不過酒渴求茶，竟不開門，如此作難，少時打點主意。」雲福見她不開門，雙腳一蹬，門已離折，眾家人擁公子而入。雲福道：「酒渴了，快快取茶來。」馮氏無奈，入內捧茶，遞進飲罷，雲福道：「你個婦人過來，公子有場富貴招舉你，聞得你令愛十分美貌，今晚陪公子一宵，明日納為偏寵，賞你白金三百，意下如何？」馮氏道：「公子貴人請自珍重，書云：非禮勿言。小女雖屬綠窗賤質，以禮自持，桑濮之行，素所鄙斥，且寒家雖然貧賤，妾娶之事亦所羞為，公子請勿亂言。夜深矣，請回府罷。」雲福怒道：「你個婦人好不識抬舉，快快叫女兒出來罷。」馮氏道：「公子明見，女兒親事自有丈夫作主，妾是女流，安敢擅專？請回府罷。」雲福大怒：「家丁與我搶他出來。」胡成等闖入，馮氏攔阻不住，被他推倒在地大喊：「清平世界，黑夜強搶婦女。」雲福大怒，拔出佩劍一揮，鮮血濺噴，馮氏死倒在地。秀霞見母親被殺，撫屍大慟。雲福上前樓抱，秀霞把頭向石一撞，早已玉碎花飛，血殷階砌。雲福神魂一悚，醉酒屯醒，連忙上馬，密囑兩個家人深秘此事，回府安歇，母女被害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